

近代世界史

下冊

迦爾金 蘇卜克 著
諾托維契 赫伏斯托夫
石 溟 譯

中華書局出版

И. С. Галкин, Л. И. Зубок,

Ф. И. Нотович, В. М. Хвостов: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近代世界史

(下 册)

石 溟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講述的是資本主義發展成爲帝國主義的時期的世界歷史。對於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怎樣發展成爲帝國主義國家，怎樣掠奪殖民地、加強對其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以及各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怎樣爲自求解放而鬥爭等等，都有簡明扼要的記載。最後並對於因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而產生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大火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因後果，和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在蘇聯革命勝利的鼓舞之下日益高漲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新面貌，作了詳盡而精闢的繪描與論述。

—— * 有著作權 · 不得翻印 * ——

近代世界史 (全二冊)

◎ 下冊定價人民幣一萬零一百元

譯者	石 漢
原書名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原作者	И. С. Галкин 等
原出版者	Учпедгиз, 1949年第4版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編號: 16023 (52.6, 京型, 23開, 109頁)
1953年4月4版 印數(滬)11,001—17,000

近代世界史下冊目次

第一章	普法戰爭與第二帝國的傾覆·····	五
第二章	巴黎公社·····	一二
第三章	巴黎公社後的第一國際·····	二三
第四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德意志帝國·····	二五
第五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	四七
第六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六七
第七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南部和西部斯拉夫人·····	八二
第八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北美合衆國·····	一〇三
第九章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日本·····	一二四
第十章	第二國際·····	一三一
第十一章	十九世紀末的國際關係·····	一四〇
第十二章	二十世紀初的國際關係·····	一四九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高的和最後的階段·····	一六二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七三
第十五章	第二國際的破產·布爾什維克建立第三國際的鬥爭·····	一九一

第十六章	交戰國的國民經濟與戰時無產階級的狀況·····	一九五
第十七章	一九一七年的大戰進程·····	一九七
第十八章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意義·····	二〇四
第十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	二一一
〔附〕近代史年表（一八七〇——一九一八年）·····		二一五

近代世界史下冊

第一章 普法戰爭與第二帝國的傾覆

一八七〇年普魯士和法蘭西兩國之間發生了戰爭。法國在這次戰爭中遭到了失敗。次年三月間，巴黎發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揭開了近代史第二期的新篇幅。

普法戰爭的發生 普魯士於一八六六年戰勝奧地利之後，乃自爲盟主，將北德諸小邦統一起來。一八六七年它組成了北德聯邦。反動的普魯士王朝在這聯邦中發揮了領導的作用。

但德國的統一尙未竣全功：南德的四個小邦（巴伐利亞、巴登、瓦登堡和黑森）還超然於北德聯邦之外。爲完成德國的統一起見，普魯士尙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便是將它的統治權伸張到國境南部去。

可是這最後的步驟也是最困難的步驟：法國政府絕不願法蘭西東疆出現這樣一個富於侵略性的危險的隣邦——以普魯士爲首而統一起來德國。俾斯麥所領導的普魯士政府，隨時會遭到法國方面的對抗。因此它於打敗奧地利之後，立即從事於對法戰爭的準備，想把它的鐵蹄也踏進南德去。

當時的法蘭西是在拿破崙三世的治理之下。六十年代的後半，他的統治權已在動搖之中。法國社會的各階層幾乎都一致對第二帝國的政府表示不滿和憤慨。

拿破崙三世的政府有鑒於此，乃決定發動一次戰爭，以謀藉此改善其處境。他們認爲一戰而勝普魯士，那便可以鞏固他們的威信。他們想，倘若戰勝的結果可以阻遏普魯士的雄心，且可能侵佔西德的土地來擴大法蘭

西的版圖，那麼，法國資產階級便會重把拿破崙三世奉作偶像，原諒他的一切過錯，和他的專制政體講和。戰爭的藉口是俯拾即是的。俾斯麥的態度非常倔強。他認為普魯士的軍隊比法國強得多，故不惜一戰。

法國與普魯士之間，對於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發生了衝突。一八六八年的革命推翻了西班牙女王伊薩白拉(Isabella)，決定迎立普王威廉一世同族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的利奧波德(Leopold)親王來繼承虛懸的王位。拿破崙三世要求西班牙的王位不要由利奧波德來繼承。他認為倘若由普魯士王族中選一個親王來入嗣西班牙的王位，這對法蘭西的安全是一大威脅；那時普魯士不僅可以威脅到法國的東疆，且可以越過比里牛斯(Pyrenees)山脈威脅到它的南境。威廉一世決定向拿破崙三世讓步。他通知法國使節，利奧波德已放棄接受西班牙王位之意，他本人也贊成放棄此舉。可是拿破崙三世還不滿足，他要求普王保證將來「永不再提這候補人」來承襲西班牙的王統。威廉一世拒絕提供這項保證，但却再度證實利奧波德親王確已打銷繼承王位的意思。普王和法使的談判是在耶姆斯(Ems)避暑離宮舉行的。談判的經過普王命令用電報通知在柏林的俾斯麥。俾斯麥却認為這是發動戰爭的良好機會。當他接閱普王電報時，他馬上想好了如何將電文加以修改，使得法國政府可以從它裏面感到輕侮的意味。同時立刻命令將這修改過的電文在報紙上公佈出來。俾斯麥想挑動法國人走上戰爭的道路，他的估計一些沒有錯：「耶姆斯公報」一發表，巴黎的輿論就沸騰起來。現在拿破崙三世的政府可以放手進行戰爭了。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法國乃對普魯士正式宣戰。

法蘭西的失敗 戰爭開始時，拿破崙三世對於自己的軍力估計得很不正確。法國陸軍大臣曾經向立法團（按即法國當時的議會）團員們聲稱：「我們已有準備，并且已經完全準備好了。」這完全是一句空話。到處都是一片沒有秩序和混亂的現象。軍隊既沒有統一的指揮，也沒有一定的作戰計劃。不僅是士兵，就連軍官也缺乏作戰上最必要的東西，甚至連作戰地圖也都不齊備。戰爭初期普軍即顯出壓倒的優勢。它在動員和向邊界

集中上都比法國人先一着。它的人數幾達法軍的兩倍。它的統帥部又堅決執行着預定的作戰計劃。所以法軍屢次都吃敗仗。它的兩支大軍，一支被圍在麥次(Metz)要塞，另一支被逐退到塞當(Sedan)。法帝拿破崙三世就駐在後面這支軍隊裏。九月一日退到塞當的那一支大軍也被普軍包圍了。

法國文豪左拉(E. Zola)在「毀滅」這部小說中，曾將被圍法軍紛紛逃入塞當城堡以圖躲避迫近來的普軍的情形記載下來：「成大羣的人像濁流一樣湧進塞當城壕裏去，活像從山上冲刷下來的一堆堆泥塊和石頭被捲到溪底裏去……當他們躺在地上挨過了看不見而又無法予以對抗的敵人底十二小時的砲轟之後，怎能怪這些不幸的人拔腳逃跑呢？現在砲隊正從正面、兩翼和後方痛擊他們，軍隊越是向城裏逃，火力也越發猛烈。他們被驅入泥污窪地的底層受到完全的殲滅。第七軍團有幾團人退得稍微整齊一些」，可是其他的部隊「則官兵不分，毫無領導：只是些殘兵敗將所湊成的烏合之衆——裏面有阿爾及爾人的輕步兵(Zouave)和突擊兵(Turco)，有射手，有步兵，大部份都沒有武器，身上穿着骯髒破爛的軍服，兩手和面孔污黑，兩眼血紅，嘴唇由於不斷咒罵的緣故而浮腫起來。常有沒人騎的馬飛馳而過，將兵士踏翻，并在人羣中造成恐怖。隨後是一團糟的砲兵隊駕着砲車飛閃過去，砲兵們像瘋子一樣狂奔着，沿途自相踐踏。雜沓的脚步聲始終不斷，人們成羣結隊地奔逃着，一下功夫就把城跟前的隙地擠滿了，大家都本能地想儘快逃進城牆裏面的避難所去。」

拿破崙下令豎起白旗來。他決定向敵人投降。一個目擊戰鬥經過的軍官當晚去謁見普王威廉向他報告說：「塞當城的全部守軍連同駐在城堡內的法帝拿破崙三世都一齊投降了。」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的革命 塞當戰敗的消息一傳到巴黎，法國的首都就發生了革命。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起義的人民闖入立法團的建築物裏面去，要求建立共和政體和保衛祖國。他們強迫甘必大(Léon Gambetta)宣佈廢黜法帝，重建共和。甘氏是立法團中少數共和派代表之一。

法蘭西的臨時政府馬上就組成了。閣員中都是些資產階級的政客，大部份屬於共和黨的右派，甚至保皇黨人也都參加在內。新政府的首長兼陸軍部長就是由保皇黨人特洛舒(Trochu)將軍擔任的。這臨時政府命名為「國防政府」，乃是一個敵視人民的政權。

法國無產階級當時在組織上還很軟弱，且又沒有羣衆性革命政黨的領導，所以巴黎的工人沒有能够阻止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攫取由拿破崙三世手裏掉下來的政權。

馬克思論工人階級的任務

戰爭開始時，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曾向各國工人發表宣言。這宣言書是由馬

克思起草的。馬克思一面斥責拿破崙三世的政府，一面指出德國工人主要的任務是不讓這次戰爭變為侵略戰爭。人們儘有充份理由可以相信，俾斯麥的野心不會以統一德國爲限，他是會做出侵佔法國土地和打劫法國人民的事情來的。法德兩國的工人響應了馬克思的號召。他們在這兩國的許多城市中召開各種會議，對俾斯麥和拿破崙三世的軍事政策紛紛表示反對。德國工人領袖倍倍爾(A. Bebel)和威廉·李卜克內西(W. Liebknecht)便因反對這次戰爭而被捕入獄。

塞當戰役以後，德國的統一已經有了保障。現在法國再也休想加以阻礙。反之，法蘭西本身倒非常擔心俾斯麥的掠奪政策。因此，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於九月四日事件之後就普法戰爭發表了第二次的宣言，這宣言也是由馬克思起草的。宣言內容號召德國工人爲訂立不割法國土地的對法公正和約而奮鬥。馬克思一面祝賀法蘭西宣佈共和，一面又說明「國防政府」乃是法國人民之敵底政府。他認爲這政府不可能馬上被推翻，但他力勸法國工人全力鞏固自身的組織，準備和資產階級作鬥爭。

羣衆反對「賣國」政府的鬥爭

塞當慘敗後，巴黎門戶洞開，德軍就向法蘭西的首都進發。巴黎工人要

求武裝人民以擊退敵人的進攻。在帝政時代原已組織了的國民自衛軍祇有六十營，其中成份大都是資產階級份

子。臨時政府迫於工人的要求，乃徵集巴黎的工人、手工業者和小職員，增編了兩百營人。這樣，資產階級被迫而將巴黎人民武裝起來，等於是將革命武裝起來了。九月十九日德軍圍困巴黎。新編的國民自衛軍萬眾一心地保衛着祖國的城市。巴黎的人民大眾愛國心切，他們剛從拿破崙三世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他們是寧死也不肯讓德國人闖進共和國的首都來的。

甘必大在共和黨的臨時政府中提出了增強祖國國防和組織強有力抵抗的要求。十月七日他坐着氣球飛出被圍的巴黎，向都爾(Tours)城進發，以便在那兒組織國防力量。一個月之內甘必大終於編成了幾軍新軍。他們儘有進行勝利鬥爭的機會：麥次和巴黎的包圍幾乎吸住了敵軍的全力。祖國的危難激勵了法國人的英勇精神。他們作戰非常勇敢，使敵人大為驚異。駐守羅亞爾河(Roire——法國大河之一)的法軍策動了反攻，與德軍激戰之後，解除了奧爾良(Orleans)城的包圍。被德軍圍困的培爾福(Belfort)城堡，一直堅守到戰爭終結的那一天。巴黎的守軍也在敵軍圍攻中鎮定地堅守下去。他們都曉得，侵入法境的大批德國人，一路上在肆行燒殺，搶劫財產。

法國人民都捲入愛國的熱潮，奮起與德國強盜們相對抗。他們開始組織游擊隊來和佔領軍週旋。雨果(Victor Hugo)寫道：「讓每家都出兵……讓每一個城市都變成兵營……讓各鄉村都拿起叉起來……我們要日日夜夜的作戰，在山上作戰，在平地上作戰，在林子裏作戰，大家起來呀！不要讓敵人有片刻的休息、平靜和安眠……我們要爲祖國作殊死戰……。」到處都在徵集義勇軍。各國進步人士也都參加了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與獨立的保衛，意大利著名的愛國者和民主派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在佛日(Vosges)山脈組成了游擊軍。這支軍隊匯合了其他的游擊隊，把佛日山變成了游擊戰的根據地和全法游擊運動的中心。這運動很快地便發展到巴黎區去。「志願的射擊手們」(當時法國游擊隊的名稱)，不限於在德軍佔領區進行牽制工作，且正式

出戰。德軍於是大發獸性，只要有一個德國兵被殺，他們便殺害成百的法國和平居民，并把城鎮的那一區或整個村子搶光、燒光。這辦法不但不能壓平游擊運動，且反而喚起法國人普遍的仇恨心理。一家法國報紙寫道：「德國人是野蠻人，且以此自傲。他們以能回到十五世紀去，重新變成一個野蠻時代的日爾曼人而感到驕傲。」

民族利益的背叛破壞了法國人民的抵抗。這種背叛是由麥次被國軍的司令官巴尙(Basine)元帥發動的，十月二十七日他竟可恥地率麥次守軍十七萬三千人開城迎降。這樣普魯士人便可以節下大量的兵力轉而對付羅亞爾軍和其他繼續抵抗的法軍。麥次投降的消息在全國造成了危疑震撼的局面。此外，巴黎資產階級由於害怕武裝的人民，而表現出有將巴黎拱手讓人及不惜承認任何條件和德國人簽訂和約的決心，這在羣衆中更滋長了疑懼的心理。

「國防」政府竟變成了「賣國」政府。這政府深恐武裝的工人會掉轉槍口來反對資產階級。特洛舒將軍故意策劃着毫無把握的出擊，他估計國民自衛軍將被普魯士人所擊潰、所殲滅。外交總長法福里(Jules Favre)則開始和俾斯麥舉行祕密的和平談判。

正月間巴黎存糧即將告罄。商人們都把食物藏匿起來。工人和他們的子女都在挨餓，因為麵包的配售量已經減到最低限度，且爲着一小片麵包婦孺們一早就要到寒冷或溼泥的地方去排隊，身上沒有禦寒的衣服，腳上穿的常是裂着縫的皮鞋。市場上出售着狗肉和貓肉，馬肉賣得極貴，工人們是夢想不到的。燃料奇缺，人民開始拆用房屋和垣柵的木材并盜伐街上的樹木。十二月二十六日，德軍向巴黎發砲猛轟。此舉使情勢愈趨嚴重。砲彈炸毀了許多房屋，屋裏面的人只好露宿街頭。德國人更野蠻地轟襲着醫院、破壞着藝術紀念物。

人民都看得很清楚，目前的形勢是由「國防」政府叛國的行爲所造成的。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和翌年正月二十二日，布朗葵(A. Blangui)派曾先後發動兩次起義來反對祖國的叛徒。但是因爲領導暴動的人沒有和

人民大眾取得充份的聯繫，兩次暴動都被政府用武力壓平了。

國民會議 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和德人進行休戰談判。接着就匆忙進行國民會議的選舉。保皇黨——特別是教會方面——四面八方散佈謠言，說工人不願做工，寧可「遊手好閑」，領取國民自衛軍的津貼，唯其如此，他們纔擁護繼續對德作戰。又向農民宣傳，說社會主義者要沒收他們的土地。由於這種造謠煽動的結果，農民選到國民會議裏去的主要是一些富農、天主教神甫、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賣國叛徒們。被選舉出來的七百五十個代表中，有四百五十人是保皇黨徒。

國民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中，便拒絕承認法國的共和政體；他們想要復辟。保皇黨人梯耶爾(Thiers)被選為政府首揆，他原是奧爾良皇朝的死黨，過去在路易·腓力普王治下幾次出任大臣。拿破崙三世時他是立法團的一員，但却以奧爾良派的資格處在反對黨的地位。梯耶爾是資產階級的忠實奴僕，同時又是一個奸滑的政客。這是一個品格可厭的、好自私的、不名譽的、冷酷無情的人物。他非常憎恨工人，且對待資本主義制度的敵人什麼下流手段都使得出來。甚至他的儀表也都顯得很討厭。馬克思稱呼梯耶爾為「矮怪物」。他曾寫道：「梯耶爾只信任自家貪圖財富的無厭慾求，而對於那些創造財富的人却異常痛恨。」（見「馬克思選集」俄文版第二輯第三八八頁）

國民會議先在波爾多(Bordeaux)開會，後來遷到凡爾賽去。他們不願也害怕遷往巴黎，因為在巴黎工人、手工業者和知識份子當中，革命運動正日益蓬勃發展。一八七一年二月，由各地部隊選出代表，在巴黎組成國民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好些著名的社會主義者都當選了。梯耶爾看到革命力量在潛滋暗長，乃決定加速向巴黎工人進攻。政府乃向巴黎調集軍隊。

三月中旬國民會議通過了解散國民自衛軍的決議。凡爾賽政府與革命巴黎間決定性的鬥爭終於到來了。

第二章 巴黎公社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革命 三月十七日夜間政府軍向巴黎北郊蒙瑪特爾 (Montmartre) 高地移動，預備奪取國民軍安置在那兒的砲位。十八日早晨天還沒有大亮的時候，政府軍沿着首都的幽靜街道，毫無阻礙的到達了那兒。

砲位附近雖有少數國民自衛軍的哨兵，却無法和他們對抗。這些大砲便落到政府軍的手裏去了。他們因為沒有馬匹，也無法把那些大砲馬上搬走；直到上午八點鐘的時候馬匹纔送到。這時城內已經騷動起來，工人和自衛軍紛紛圍攔到蒙瑪特爾來，他們和大羣婦女一同進發。大隊走向小丘的頂端，追近了嚴陣以待的政府軍。指揮官下令向人羣中開鎗。這時一位下士班長從隊伍裏站出來喊道：「鎗放下！」士兵們服從着他的號令，不聽軍官的那一套，他們不肯向人民開鎗。指揮官又下令「開鎗！」，他當即被逮捕起來。士兵們開始和國民自衛軍團結一致。蒙瑪特爾陣地和佈置在那兒的大砲仍舊掌握在國民自衛軍手中。梯耶爾曉得，他已經無法解除革命巴黎的武裝，乃下令將殘餘的正規軍立即撤出首都，並且他本人也匆匆忙忙地逃到凡爾賽去，想在那兒糾集力量來反對巴黎。

三月十八日夜間，國民自衛軍派隊佔領全部的政府機關，在市政廳和陸軍部的屋頂上扯起了紅旗。

這便是世界上第一次的無產階級革命。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資產階級政權有史以來第一次被推翻了。由首都武裝的工人和手工業者推選出來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掌握了巴黎的政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內戰開始了。

鬥爭一開始便使人痛切感覺到法國無產階級缺少一個統一而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來正確領導他們的鬥爭。國

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犯下了好些錯誤，它不善於徹底運用三月十八日的勝利，竟讓梯耶爾有機會把軍隊順利撤出巴黎。士兵們都不願離開巴黎，他們是被迫開到凡爾賽去的，這樣便減弱了暴動的力量，增強了反革命的力量。

中央委員會的另一大錯是它太過性急地想把政權移交給選舉的機關。中央委員會馬上宣佈，它的全權只是暫時性的，按照它的宣言，他們的權力只應繼續到普選的巴黎公社委員會成立時為止。

他們生怕人家指摘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違法侵權」，終於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公社的選舉上；實則馬上向凡爾賽進攻纔是最要緊的事情。應該在梯耶爾未能集合反革命的力量以前，很快的先把反革命的巢穴搗毀，然後再來辦理選舉也還不遲。

自三月十八日暴動起，到二十六日舉行公社委員會的選舉止，這一段很短的——但在戰時却非凡重要的時間內，國民自衛軍却按兵不動，而凡爾賽方面則在利用這時機來編組它的實力。

公社宣告成立 三月二十六日公社委員會進行選舉。當選者共八十五人，其中二十一人是由資產階級區選舉出來的，他們乃是公社的敵人，不久便脫離了公社。從工人當中選出來的佔三十人，其餘都是些民主派的知識份子，如：職員、醫生、教師、新聞記者等。這樣，公社委員會是由巴黎勞動人民的代表組織起來的。工人則在其中發揮着領導作用。

擁護公社的人們在選舉那一天是如何的興高采烈，這可以從公社委員瓦勒(J. Vallé)所著的小說「叛徒」中摘引一段來，以見其梗概：

「這是何等動人的日子啊！

麗日當空，把大砲的砲口鍍上了一層金黃色；花氣芬芳，旌旗戟戟，像藍色河流穩靜而莊嚴地向前奔流的

革命的吼聲。這心頭的劇跳，這一片光輝，這銅號的聲音，這青銅的閃光，這希望的火花，這光榮的氣氛——這一切使得勝的共和軍感到矜誇和快慰……

號手們，吹前進的號音吧！鼓手們，敲進軍的鼓吧！

同志，擁抱我吧：你已經白髮盈顛，也像我一樣！你這在柵欄前嬉戲的孩子走過來吧，讓我吻吻你。

我的孩子，三月十八日在你面前展開了美好的前途。你或許也像我們一樣，是生長在黑暗中，一直在泥塗中輾轉，在血泊中掙扎，在下賤中討生活，蒙受着說不出的羞辱和磨難！

這一切都成為過去了！

三月二十八日公社正式成立。這一天是巴黎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取得政權的莊嚴而偉大的日子。

市政廳的廣場和鄰近的街道都擠滿了人民和國民自衛軍的部隊。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和公社委員會的委員們列坐台上。一位曾經身歷其境的人在回憶錄中這樣記載着公社成立的情形道：「中央委員會宣佈它的任期已經屆滿，政權正式移交公社。被選人的名字為震耳欲聾的呼聲所掩沒：

——公社萬歲！

鼓聲鑼聲；砲聲隆隆；地面都被搖撼起來。

——用人民的名義！公社正式宣告成立！——一位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工人藍維葉這樣宣佈着……

——公社萬歲！

樂隊演奏着『馬賽曲』和『進行曲』。千萬個聲音都和着樂聲引吭高歌起來。」

公社裏面的黨派 公社委員會中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其中有兩個派別在互相鬥爭：一個是「多數

派」，一個是「少數派」。「多數派」的核心是布朗賽派。「少數派」則是一羣普魯東主義者。這兩個派別的鬥爭自然會削弱公社委員會的力量。

布朗賽派領導着防衛巴黎的工作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他們都是擁護革命專政的人，但他們和工人沒有多大聯繫，一味想建立少數革命家的而不是工人階級的專政。在這一派中發揮着很大作用的是一位年青的新聞記者勞爾·李戈，他在公社中擔任着檢查官的職位。雖則嫌晚一點，但李戈終於走上了堅決鎮壓革命敵人的道路。爲答覆凡爾賽的獸行起見，他開始採用階級恐怖的手段。

公社委員會中的「少數派」，其中大部份都是普魯東主義者，他們反對用恐怖手段對待革命的敵人，並且否認有建立革命專政的必要。

公社——新型的國家，蘇維埃政權的萌芽 公社不能夠利用法國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它也像一切其他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權機關一樣，是專爲壓迫勞動人民而設的。三月十八日以後，一部份官吏逃到凡爾賽去了，其餘留用的人員則對新政權怠工。他們用盡一切的方法來阻礙公社委員會整頓巴黎行政及準備和凡爾賽方面進行鬥爭。例如，工人泰伊由公社委員會任命爲郵務部的指導人，却發現他那一部的工作幾完全陷於停頓。鐵路方面怠工的現象更加普遍。官吏的怠工使得公社委員們深信有將舊國家機構摧毀的必要。於是在公社之前提出了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那便是創造一種嶄新的國家機關來代替舊機關。

公社的這一工作是從軍隊方面開始做起的。取消舊軍隊的命令，是公社所發的第一道命令。代替舊軍隊的是國民自衛軍。

國家的最高機關是由普選方式產生出來的公社委員會，不符衆望的公社委員可由選舉人予以撤回。公社委員會製訂法律，這些法律由公社組織十個委員會（如財政、糧食、公安等）來負責執行。它們的工

作，向公社委員會提出報告。各委員會的首長一律由公社委員會推舉一位委員來擔任。這樣一來，公社委員會的委員們本身便負有執行公社所頒法令之責。其結果，公社委員會終於將立法的機能和執行的機能都拿到手裏來了。國家服務人員所領的薪俸，等於工人中等工資的收入。公社又廢除了舊的警察，城市秩序由武裝的工人來維持。教會和國家分離：公社停發國家給教會的津貼，將結婚、出生和死亡的登記收回由國家辦理，學校中一律停授「神學」課程。好些教堂和修道院都改為人民俱樂部。

公社依靠着工人、職工會和革命俱樂部來推行它的工作。女工們對公社有絕大的幫助。婦女們都積極參加保衛巴黎、對抗凡爾賽的活動。當時甚至組成了婦女軍，交由女教師魯意絲·密歇爾（Louise Michele）指揮。工人們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他們揭發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活動，并幫助政府打擊投機。

公社的全部活動，證明它是一種新型的國家——無產階級的國家。巴黎公社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試驗，它可以說是蘇維埃政權的雛型。斯大林說道：「這樣，蘇維埃共和國乃是最後被找到、被發現出來的政治形式，在它的範圍內，無產階級應得到經濟上的充分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則是它的發展和完成。」（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一版第三五頁）

公社中的活動家 公社從工人當中選拔出不少的著名組織家。公社中最優秀的活動家首推法林（Varlin）他管理着糧食供應事宜，同時又是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法林出生在貧農家庭裏，十三歲的時候來到巴黎跟裝訂匠學手藝，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之久，但他仍能找出閱讀和自修的時間。十八歲起他便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從事於組織罷工及組織職工會、互濟會和工人合作社的活動。

法林很快的便成為第一國際法國領導人之一。他曾兩次被捕，但監獄並不能使他屈服。